



编者按

清明本源自自然现象,却被中国人加入了人文内涵。每到这一天,我们都会扫墓祭祀、缅怀祖先,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记忆。今年即将到来的清明节或许会有些沉重,因为刚刚发生的一些事让大家感慨生命的易逝。本期《清明·忆故人》特刊,写作者们通过文字对追忆那些故人事,他们平凡伟大,它们平淡感人。这些文字是对生命的感伤,也是对当下的珍惜。

人生在世,白驹过隙。清明节,我们莫忘却了故人,莫辜负了生命。

散文

清明时节想娘了

张新文

又是一年清明时,身为女儿的我越发想娘了。

2016年,母亲走完了她91个春夏秋冬,走得安详,走得决绝。每年快到清明,远在深圳的姐姐嘱咐我:“弟弟,你也是个码字的人,写篇怀念娘的文章吧。”姐姐像是祈求,又像是命令,可是每次我都嘴上应承下来,因下笔困难而落空。其实,很多时候码字是件很肤浅的事情,写别人的时候往往很顺利,能够通达无阻;一旦敲击键盘写自己亲人的时候,特别是生养自己的父母时,却是很难落笔的。

娘于我,太重了,如同一个沉重的星球压在我的心里,往事万千,一时不知从哪里理出思绪。但有的时候,娘很轻,轻得如晨雾,阳光一出来,你便寻她不得了。正因为这样,六年了,我很难在文字里触及母亲,只能常在夜里泪湿被角。

娘是个善良的人,这是我开始读书时就知道的。村子里很多人在农闲的时候,都会跑到我家来,同俺娘唠家常,来的次数多了,我稚嫩的心里也听出了一些话里的意思,有些人是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俺娘的。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俺娘做做饭艺好,被安排去大食堂做饭,在那个连树叶都吃光的物质匮乏时期,一粒米都金贵得不得了,她就把煮米饭的米汤、甚至刷锅水都留着,悄悄地送给那些因饥饿而起不了床的人,比如村东的华叔,就是多喝了一口米汤而活了过来。那样的日子,全村没有饿死的,倒不是说村里多有粮食供人们去果腹,而是俺娘能够知道每个人的饭量,合理地去分配,分配的工具就是她手中的饭勺子。

我娘还能把别人都没吃过的东西做出来吃。故乡有条河流,芦苇杂草丛生,她带领人们下河捞水糟,做玉米面水草饼吃。春寒料峭的二月里,她亲自挽起裤子下河里用手跟掏藕似的,掏一种草的块状根茎,根茎黑皮,指甲盖大小,洗净晒干,用石磨磨成面粉,做成死面饼吃,这种茎块做成的饼粘而甜,特别地好吃,就是搁在现在也是难得的绿色食品。饿极了的人们,顾不得水的冰冷,他们在感激俺娘的同时,也纷纷走向河里……

有一年春天大哥去街上卖鸡,回家的时候平板车上却多了一个纸箱,纸箱里躺着一个已经哭不出声来的女婴,大哥就把女婴捡了回来。考虑俺娘快80岁了,大哥又是一个人过日子,于是,姐姐、我、还有在镇里上班的小哥,都建议大哥把孩子送给别人。但我娘听了坚决不同意,在相关部门办好手续后,又担当起了抚养孩子的重任。后来,我们给孩子取名:“张玉”,大哥有了女儿,我们自然就多了一个侄女。娘住院了,病情很严重,医院建议回家准备后事,她可能是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于是拉着我的手,眼睛紧紧地盯着张玉。我知道,她最担心的是侄女张玉,因为在她清醒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们,张玉没有母亲就没有母爱,我们要把她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

娘的品德又何止一个“善”呢?太多了!就和千千万万个中国女人一样,虽去犹在……

诗歌

清明  
(外一首)

西杨庄

你是嵌入春天的一块胎记  
轻轻的,从濛濛烟雨中走来  
渐沥着流淌思念的泪水。关于父亲  
关于母爱,关于先辈的缅怀  
湿润着民风民情  
也鲜活着生命的庄严

踏青的脚步覆盖了草色胎痕  
摇晃着燃一炷清香,恍惚不已  
袅袅成一抔情思,添上一把黄土  
就添没了思念的距离,跪下一地虔诚,无限怀念

我把头颅深深地埋进故土里  
埋进清明的泪水中,捧起  
一串绵绵的祈祷和着清烟的柔软  
发出一声宁静的问候,化作  
那春天里的蒲公英,或者纷飞  
洗一腔春愁

清明祭母

跪!在母亲的坟前  
我没有嚎啕大哭。再次感受  
母亲怀抱的温暖和  
触摸坟头上的枯草。好似梳理  
母亲稀疏的白发

紫红色的棉花苞  
在墓碑发出轻轻呢喃,那是母亲  
与我唠起家常话,即便母亲  
在地下。我在地上仍然听到  
母亲亲切的叮嘱……

弹去草叶上的霜花,如儿时  
母亲为我拭去脸上的污垢  
虽然与母亲阴阳两界,我  
跪在坟外的每一个言行举止  
都是坟里母亲的口传心授

母亲始终没有离开过我  
始终,我也没有离开过母亲  
每一次的祭祀,还会聆听到  
母亲一次次谆谆的教诲。净化  
儿子的灵魂!校正  
人生的坐标

清明·忆故人

最好的缅怀

唐新明

到家后,外婆便在母亲搬来的长凳上坐下,还没来得及接过母亲端来的茶水,她便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中,掏出一个带弹簧的小木偶。那是一个用竹削成的精致小竹片,两端被麻绳系着,弯曲成一个大写的U字形。麻绳上,一个用茶树雕刻的小木偶正用双手紧握着麻绳。伴随着外婆一声“跳”,小木偶便在绳上利索地翻转了一个跟头。

“噫,这个好耍!”我马上缠着外婆,摇着她的手臂大喊着给我。外婆一脸得意地笑,坚持要听我唱歌跳舞才肯给我这个生日礼物。于是,在一曲歌舞《让我们荡起双桨》中,我得到了小猴玩具。见我满是欢悦,外婆又摸着我的头,满眼慈爱地说:“我的孙哟,明年你又给外婆唱歌跳舞,我再给你做玩具,好不好?”我兴奋地直点头,连说:“要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曾想,这如此简单美好的愿景却无法实现了。

那天,我和外婆一起合影后,她坚持回家。母亲拗不过她,只好依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外婆回家后就患了重病,不久便撒手人寰了。整理外婆遗物时,我在她那上锁的抽屉柜中,我找到了小盒子,盒子里有几个还未完工的小木偶玩具……

手机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是母亲的电话,电话中,母亲似乎察觉出了什么,关切地问:“又想外婆了吗?既然我们都没有忘

记她,那么她就还活着。放下,才能活得更豁达更幸福。而我们幸福了,活在我们心中的外婆,才是幸福的!”

母亲的话,如一缕阳光照射进来。这么多年,我背负着未能见外婆最后一面的遗憾,从此拒绝生日蛋糕与祝福,却忽视了我其他的亲人和朋友,其实,我一直被他们的爱包裹着。

轻抚外婆的照片,回想母亲的话语,我突然领悟到,世间一切的事情,除了生死以外其他全都是小事。我们的生命有且只有一次,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活得精彩,活得没有遗憾。

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会先来。就像永远不知道,有多少意外曾经和我们擦肩而过,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意外还未降临自己身上的时候,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也是对先人最好的缅怀。

在老家吃过晚饭准备回回心,母亲叫住我,从衣柜中拿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绢,拆开从内取出一张相片递给我,动情一说:“明哟,你看这张相片过塑有点鼓包,能不能再处理下。”

照片是我8岁生日时的照片,之所以被母亲珍藏,源于照片上有外婆与我们的合影,而这也成了外婆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今夜,凝望眼前已经重新修整修补好的这张老照片,轻启记忆之闸,时光倒流,泪水便不受控的顺着脸颊滑落,伴着儿时记忆一圈圈地荡漾开来……

那年,农历2月29日,星期六,我八岁生日。虽已立春,但天气似乎有点糟糕,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雨,地面还有一点湿,温度也有一点低。我光着脚站在家门桥头外焦急地等着外婆的到来。母亲见状心疼地呼喊着我:“满崽哟,你外婆没那么快到,你在屋里等就好了!”

“不要嘛!妈,外婆马上就会来哒!”我执拗地回道。

“外婆!外婆……”就在我两脚站得发麻之际,我终于看到桥的另一头那辆花甲、满头银发佝偻着身子的外婆跌入眼帘。

“我的孙哦、孙哦……”我欢快地迎了上去,外婆一把抱住我,双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小虎头。

小小说

小哥

罗小玲

那一天,雾很大,大到近处的人都看不清。快12点时,雾气散去,阳光四射,那座山突兀地出现在眼前时,大家愣住了。周围都是一起采访的文艺界朋友,便热切地议论起来,这里还可以看到一座这么大的山呀。

那天的活动,是市文联的一次老区采风,好多年前,她是从那些老区中其中一家大厂考到市里的单位,那座山出现前,一带文人簇拥到已经废弃的工厂办公室的楼顶合影,雾气就是在大家讨论各种拍照姿势时突然散尽的。

明明是第一次看到这座山,她却觉得这山很熟悉,百思不得其解。大家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有眼力好的,发现那座山上依稀有些坟堆。

从厂区出来,走到正马路上,从小到老,这条马路她无数次地经过,但站在马路上,无论她怎么看,也看不到那座山。她试图从侧面某个地方找条路上山,弯弯绕绕,皆是钢筋水泥的建筑,怎么也找不到进山的路。

夜里,她不做梦,那座山却无缘无故地入梦来,先是带着雾气,雾气散开后一片晴朗,绿意盎然,异常清晰,触手可及。

周末从河西去父母家,关于那座山,她想问问父亲,父亲20世纪60年代末就到了这座城市。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小城日新月异,但父亲对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北边的变迁了如指掌。她想了又想,还是没有说出口。

后来的日子,她无数次无端地想到那座山,每想一次,就多一些画面,小时候父亲带她去过,还不是一次两次,但,只有自己在四处走动,父亲在做什么?周围有其他人吗?在做什么?完全没有印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回娘家又回到自己家,她想问,终是没有问出口。

又过了一段日子,母亲突然离世。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夜色很沉,周围静得出奇。她从前几天的忙乱中第一次静下来,开始想母亲的一些事,不留神中又想到了那座山,这一次,她想起来:那座山上应该葬着小哥。她记起的那些片段,就是小时候父亲带她去小哥坟上的场景。

很小的时候,她是两个哥哥的。初中时,母亲跟她提过一次小哥,仅此一次,说是小哥在她3岁的时候因意外去世,母亲拿出她一家五口和奶奶一起在韶山的合影,照片上的小小少年圆圆的脸,一脸懵懂,而她对那个少年完全没有印象。母亲说,你小哥可聪明了。唉,你跟你爸提这些,说了,他会伤心,家里就只这一张照片有你小哥了。

母亲去世后,她很想跟父亲说说小哥,想去那座山上,找找小小少年的坟,告诉他,妈妈来找他了,不知道他们遇上了没有。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

清明忆父

淡烟疏雨

夜雨潇潇灯火昏,清明时节鹤声闻。  
伤魂悲切忆往事,伤感最是家千里。  
草长莺飞,细雨绵绵,清明如期而至,清明对于我来说更多了些淡淡的哀思……

一转眼,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那年2月,父亲一直不舒服,以为是平常感冒小毛病的也就没放在心上。等到了6月底,你一连几天咳出血来,方才到我这。我立即带你到医院,经过医生一番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有的时候,离别就冒险地躲在某个人生的路口,令人猝不及防地跳将出来,残忍地夺走你在人间的幸福。短短的几个月,从此我们阴阳相隔,各归云泥,此生不再相见,再见父亲也只能在梦里……

思念有泪泪有痕,泪光中,是父亲在病痛折磨下咬牙不吭声,待疼痛稍轻时,会努力地朝我挤出一个微笑,我假装很轻松地陪在你身边,给你捏捏腿脚,擦擦身体,笨拙如我,明知背地里哭红的眼睛根本瞒不了你,在你的眼里全是怜惜和不舍。

在你小时候,爷爷奶奶家里一贫如洗,儿女众多,但你却从小发奋读书,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

师。所有的历练让你将一切看淡,成就了你的厚道、善良、通透的品性。无论是在校为师,还是回乡务农,尽得好好口碑。

你一生坚强,却被病痛折磨。弥留之际,你用尽力气断断续续地说,闺女,别哭了,以后我们父女只能梦中相见了。握着父亲的手,所有伪装坚强,在那一刻分崩离析,我像个无助的孩子,只有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宣泄释放太多的不舍,不甘和无力挽回的绝望。

依稀往事似曾见,你未曾老我少年,而今相隔独惆怅,梦里方得见容颜。父亲,我想你了,暮色中,你倚门扉等待女儿归来的张望;你腰系围裙张罗一桌菜的忙碌和满足;你反复叮嘱我注意身体的念叨。当你的相伴渐行渐短直至分离,你留下满满的爱,温暖着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你的坚强勇敢一直在我路的前方指引。

风起,柳絮飞扬,而落,翠叶含悲。思念千千结,孤寂却蓬勃,春色也哀伤。这一刻,更相信,天国的父亲,身体健康,神情安详,一脸的幸福模样。

笔落之时,一炷清香,两行清泪,跪地三叩首。父亲,女儿真的想你了。

